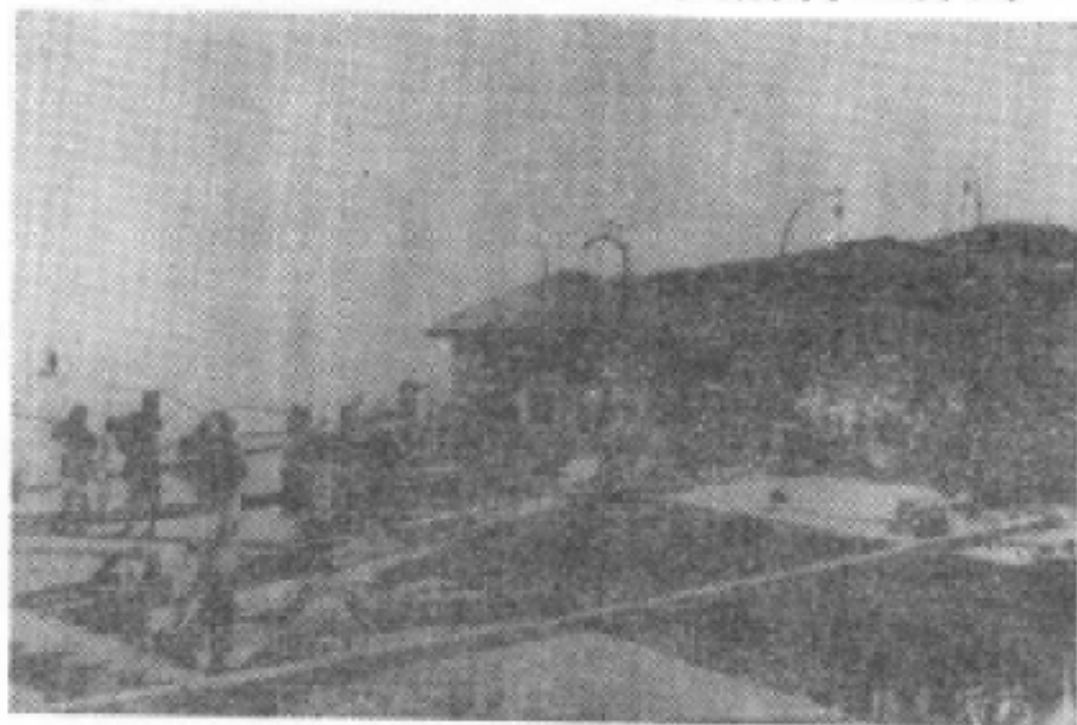


旧中山公园风景点（一）（马湘如供稿
毛光明翻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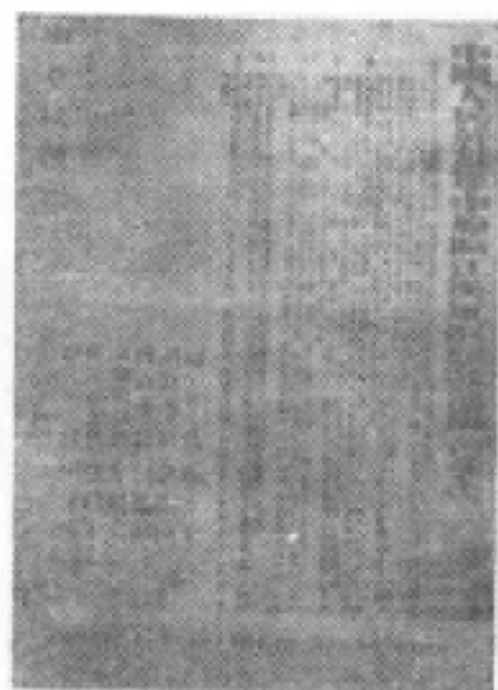


涵荫草庐（上）、中正亭（今解放亭）、春秋阁

沙市解放之际码头工人支前转运弹药



市政志志供稿，毛光明翻拍



解放之际张贴在沙市街头的两张布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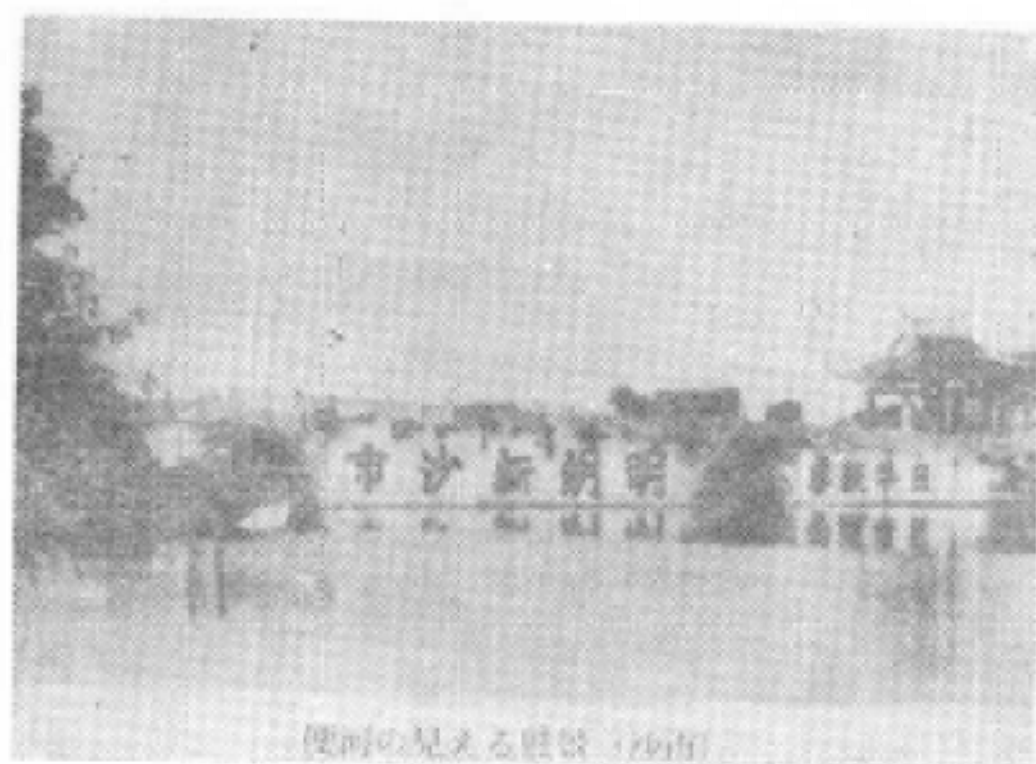
翻拍：陆裕堂（左）、毛光明（右）

旧中山公园风景点（二）（马渊如供稿
毛光明翻拍）



暮雪楼（左），市政亭（右），中山纪念堂（下）

沦陷时的沙市便河



（韩庆云供稿）

目录一

庆祝沙市解放四十周年专栏	●立艰苦创业志 走改革开放路	张德广	
	●荆沙解放前夕的回忆	周上凡	1
	解放前后我在民盟的活动	王铭鼎	6
	●月夜送粮战长湖	吴伟	10
	●一次危险的投遞	陈星光	15
	解放沙市见闻	刘梦泰	20
	解放沙市目睹记	周宜润	26
	解放初期店员工作片断	司光绣	文晋 31
	●参加革命的第一步	谢仁伯	37
	江北人民反共自卫军残部投诚记	杨家银	44
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“商转工”专栏	●沙市对私改造形式之一——“商转工”		
		黄正夏	47
	我随“公康”转“新新”	张宽训	63
	从商人到工人	周维林	63
	●沙市“商转工”驻沙办事处	李鑫然	73
	七家私营商店转办染整厂	熊汉洲	81
	●我们和“亚光”	余传华	孙静轩 87
	新生胶木厂发展略记	郑子和	95
	投资“新生”	陈逸农	98
	●从“福大成”到“新建”	胡仲平	100
	●“维生”转工	王友仁	109
	四家私营文具店转办车木厂的过程	吴启培	114
	建新毛巾厂与大中被单厂的合并	方敦明	120

目录二

	从藕池转厂到沙市	陈希斌 124
	●沙市第一家“商转工”企业—— 建沙帆布厂	林宏盛 127
	●自沪赴沙建“建沙” 友联药房与康生医院	王根昌 132 冯毅然 136
军 政	“湘保旅”在沙市	唐鹤云 140
轶 事	我在湖北第四区保安总队	方承武 143
百 业 名 人	●教育心理学家艾伟二三事	艾国正 146
	●缅怀恩师艾伟教授	杨继本 152
	●我的父亲崔国翰律师	崔 实 157
	王百川与《沙市志略》	郑泽宇 163
	我同张蕰希先生的忘年交	漆忠珩 167
	●“钦差大臣”——邓述诗	李楚乔 172
	●彭凤昭与沙市复兴社	胡兴东 180
	旧沙市的耆贤之一——郑子元	郑泽宇 185
艺 苑	●晚清以来的沙市戏曲（上）	陈登亮 189
摄 芳		
市 政	●中山公园筹建始末	王文伟 199
沧 桑	●邮政楼的修建者及其它	张显鄂 210
	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我在沙市汽车站许	棠 215

目录三

工 商 史 话	●沙市市毛巾总厂的发展历程	陈燕洲	223
	✓●旧时荆沙的土布业	胡桂云	237
	六十年前的钱庄生活追忆	鲁海涛	242
	●漫话沙市的卷烟业	段绍华	247
	沙市最早的糖坊之一——夏洪发	张盛世	255
沙 津 风 物	沙市江堤纵横谈	陈国雄	259
	●沙头镇上的郑氏宗祠	郑昌淦 郑昌千	270
史 海 寻 踪	●近代发生在荆沙的几次战役	朱翰昆	275
	●1895—1945年日本人在沙市		
	张德蔚 张安熙	方 红	283
	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和民生公司	李天元	280
	“学生、部下和同志……”		
	——记宋希濂三见周恩来	汪东林	299
编 读 往 来	●编 者●杨文赋●陈乾舜●朱翰昆●张显鄂		
	●郑佳生●沈 阳●陈正炳●刘光胜		309

主 编： 项 辛

主 审： 梁上贤

副 主 编： 魏定富

责任编辑： 刘作忠

荆沙解放前夕的回忆

周 上 凡

1947年7月，我在宜昌担任湖北省第六专区（辖区相当于现在的宜昌专区）保安副司令。不久，该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钱法铭调任第四专区（沙市）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，10月，我随钱来沙市，任保安副司令。

次年夏，钱法铭调走，我也想另谋他就。继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张振国到职后，要我仍任副司令，遭我拒绝。但张坚决不肯，一个要走，一个要留，僵持不下。恰好老长官周岩派部下马公亮来到沙市，出示周岩转来国民党中央批准我解除管制文件，并口传周已准备委我为警备旅长，兼准阴警备司令，任命随后即到。我向张振国说明情况后，他准许我将保安总队交卸清楚后可离职赴京，因为我兼任保安总队长，有些手续需要办理移交。后又因该总队几个重要骨干与我关系甚

深，纷纷要求随行，一时找不到接替人员，拖了一些时候才将移交办完。

1948年9月，淮海战役即将展开，蒋介石为了加强指挥力量，调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前往徐州，担任刘峙的助手。宋感到责任重大，迟不就任，蒋乃委派宋担任华中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，坐镇鄂西北，承担守卫大西南门户重任。宋希濂于1948年9月抵沙市就职。我因是他的旧部，前往江干迎接，会面后被委派为兵团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，再三婉辞不准，勉为其难，留宋兵团工作，淮阴之行作罢。

宋希濂为黄埔系将领中之佼佼者，久历戎行，在抗战中战功卓著，深获蒋介石信任。此次宋出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，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但因手头无可调之兵，要想完成“策应鄂北、豫南友军作战，迟滞陈赓兵团东指武汉，屏障沙宜，确保入川‘走廊’”的战略任务只不过一句空话。因此，他密定了四期扩军方案，呈报国防部批准实施。因职责所在，我也曾参与此项方案之审定，兹回忆概要如次。

第一期：整编“湘保旅”为二九八师，将二十军、二十八军并入十四兵团战斗序列，请准调七十九军出川驻防自忠（宜城）、荆门，构成以

沙市、宜昌为核心的第二道防线。

第二期：请准将南阳十三“绥靖区”所属之第二军、十五军调入十四兵团战斗系列，并令二十军掩护这两个军的侧翼安全，向荆沙撤退，争取确保大西南门户的安全。

第三期：将湖北省保安部队编为第一一八军，改编第七纵队为第一二二军，第八纵队为第一二四军，分驻湘西、鄂西整训。

第四期：收编湘西土匪及民团，改编为暂一军和暂二军。

由以上扩军方案可以看出宋希濂的野心是很大的，但由于解放战争发展迅速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所属部队先后溃退和后撤，计划基本上落空。

1949年2月下旬，我率第七纵队由松滋澧市开往澧县、公安，听候改编为第一二二军。当时，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奉国防部令兼湖北省“绥靖”总司令，令我部回防荆沙，候命整编。与此同时，宋希濂又任命我兼任驻沙市的“第一绥靖分区”司令。宋希濂与朱鼎卿为了争权，军政之间矛盾日益尖锐，双方同时委派，何辞何就，我左右为难。3月间，宋希濂的命令先到，我即在沙市就任“第一绥靖分区”司令之职。稍后，我持宋

希濂致朱鼎卿保荐我充任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信，在武昌省府与朱密谈，达成了“地方武装听命‘绥总’^①整编，归属‘绥署’^②战斗序列，统一指挥”的协议。在此之后，我曾随陈明仁将军前往长沙，晋谒老长官、长沙“绥靖”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先生，就时局问题向他请教。经他的指点，更加增强了我相机起义的决心。

5月18日，我由长沙回到宜昌，宋希濂将远安等县划为第七“绥靖”分区，委派我为分区司令。一时宜昌报纸大为吹嘘，荆（门）当（阳）南（漳）远（安）钟（祥）兴（山）等县之士绅及“民意”人士，表示拥戴，并催促我早日移节前线，整顿地方武装，配合作战。各县政府及地方团队也纷纷来电，愿服从指挥调遣。此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，我想：同我联络起义的人员远在沙市，若再延误下去，势必前功尽弃；若遵照宋希濂命令，前往远安就任“绥靖”分区司令，不但陷溺更深，难以自拔，而且违背了与朱鼎卿的口头协定。真是进退维谷，苦不堪言。

武汉解放前，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逃往长沙，于5月26日来到宜昌，住在我家。其时朱鉴于与宋希濂矛盾已深，想借此机会缓解一

下，挽我一同访宋。见面时彼此客套一番之后，朱向宋要求调我到沙市担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及保六旅旅长（后扩编为保六师）。宋也表示“友好”态度，欣然同意。朱鼎卿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要调我到沙市当专员兼保安司令只不过顺水推舟，应付宋希濂的面子而已，要害在于我当保六旅旅长，地方武装仍然归省政府掌握。其实同床异梦，各有打算。5月29日，朱鼎卿离宜昌前往恩施收拾流亡省政府残局。为了让宋希濂安心，我特向他请示“机宜”。部队于5月30日开到沙市，我随后于6月11日到沙正式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。

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，我最担心的有两个问题，即：保护荆江大堤不使溃决及荆沙撤退时城市不遭到破坏和抢劫。前者已多次写有资料，分别发表，兹不赘述。后者经采取一些具体措施，如调整地方警力，作好治安警戒措施；动员地方实业家以合法手段要求保产；与驻军首脑洽商撤退前不搞破坏等等。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，上述任务幸能圆满完成。7月15日解放军进入沙市前，没有发生骚乱抢劫，公用设施及厂矿企业也没有破坏。7月15日沙市解放，我率保六师（下转43页）

解放前后我在民盟的活动

王 铭 鼎

我于1947年在国民党装甲兵教导总队军医院任院长，因不满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而被逮捕羁押候审，经周杰同志（地下民盟湖北省负责人之一，解放后任省民盟副主席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）多方设法营救脱险，撤职回武昌户部巷家中，悬壶开业。周杰同志常晓以大义，说明革命必胜，反动派必败的道理，并给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联合政府》两本著作，嘱仔细阅读，以明瞭中国前途之所在。经他和江炳灵同志（民盟省委会委员、解放后任省民革副主委）介绍，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。

入盟后，我为盟地下组织作过一些工作，诸如收听延安广播，有新消息急速告知周杰同志（周住所被国民党监视甚严，收听延安电台不便）。宣传民主运动，反独裁、反内战，要结束国民党专

政，成立联合政府，尤其要辟反动谣言，如“乱杀、乱抄”、“共产、共妻”。并鉴于物价飞涨，人民怨声载道的现实，宣传国民党政府无能，必为清廉有为的民主联合的政府所替代等。

周杰同志嘱咐我，凡事只与他和江炳灵二人联系，千万不可暴露身份和组织。后江炳灵同志也作了同样嘱咐。我遵照单线联系的指示进行工作，并以医师的合法身份，把宣传鼓动工作，寓于言谈笑骂之中。

1948年，我就任湖北省立沙市医院院长时，沙市学生在武汉学生运动的鼓舞下，也举行了反内战、反独裁、反饥饿的罢课游行。驻在沙市的国民党司令官宋希濂慌了手脚，采取安抚办法，令沙市省立医院免费收治所有病人。当时，病床极少，不能全部容纳是实，而借之可以激化学学生的民主运动，我拒绝了。宋大怒，后告知来沙的省民政厅厅长余正东，说我抗拒指示。余夜召我说：“你得罪了宋司令，还了得！”我心反得宽慰，幸他未知我是地下盟员。我说：“我开罪于他，实在是病床不够，责由我负！”余愤如受伤之虎，咆哮“送客”，不久我被撤职。当时全院医师、护士和工友闻讯后，全体绝食一天，并上街贴标语。

我从沙市撤职后，仍回武汉开诊所。1948年冬某日，周杰同志到诊所嘱咐我：“今晚聂老国青同志（省民盟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，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）找你看一个病人，是共产党员，你只看病，千万不可外传！”我候至晚八时左右，聂到我诊所，同乘汽车至积玉桥，步行百米，上了两辆人力车。那时无路灯，七拐八弯，最后到一家旧式建筑大厅里头，病榻上卧一30岁女性病人，检查为肺结核，嘱注链霉素，处方止咳祛痰剂。别时，聂送出门，人力车一部在离大门稍远处，聂嘱坐上，一直送到我的诊所（民主路户部巷）。

沙市解放后，我由省卫生处派任沙市人民医院院长。省民盟根据沙市情况，报请盟中央政治局第21次会议批准，在沙市成立民盟组织，即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沙市分部筹备委员会。1950年10月28日，沙市民盟分部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，由王文瀾同志任筹委会主任；张飞龙同志任筹委会秘书处主任兼驻会专职委员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；我任宣委会主任，负责宣传工作；万揆平同志任组织部长，负责发展工作。中共沙市市委书记刘晋和宣传部长赵勃亲临这次会议作了指导。筹委会后租赁中山路198号为办公处。

民盟组织成立后，工作抓得比较紧。我负责结合形势开展宣传活动。这些宣传形式，很受盟员的欢迎，如1950年11月1日召开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座谈会，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；同年12月6日又召开了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大会，结合批判了亲美、崇美、恐美的洋奴思想。1951年2月17日召开座谈会，学习讨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。同年5月12日召开会议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血腥罪行，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。同年7月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庆祝大会，并动员盟员及所联系的人士积极参加拥军优属工作，参加爱国武器捐献工作，参加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活动等。

●张飞龙同志参加了对本篇内容的回忆

●王铭鼎，曾任沙市市政协第四届副主席

月夜运粮战长湖

吴 伟

1949年7月15日，沙市解放，我作为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手枪队队员，随队长刘佩章（山东人）、政委高林（河北人）、副政委张九宏（河北人）进驻沙市。步入市区，只见市面萧条，满目疮痍，社会秩序混乱，人心尚不稳定。著名匪首张子华的残部纠合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约有800余人，流窜在长湖及其周围的河湖港汊的芦苇丛中，并时常在沙市附近骚扰。根据前线指挥部的命令，成立了以宋侃夫同志为首的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，进行各项复杂的接管工作。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紧缺。本来沙市城里存粮就不多，邻县农民害怕残匪抢劫又不敢进城售粮，每天数万居民要吃粮，还要供给过境的二野、四野数万官兵的粮秣，这一切都急需解决。这时，军管会接到前线指挥部的通知：有一大批粮食在潜江浩子口